

7955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五)



香港書局出版

目次

四十

幾番離合

三

四十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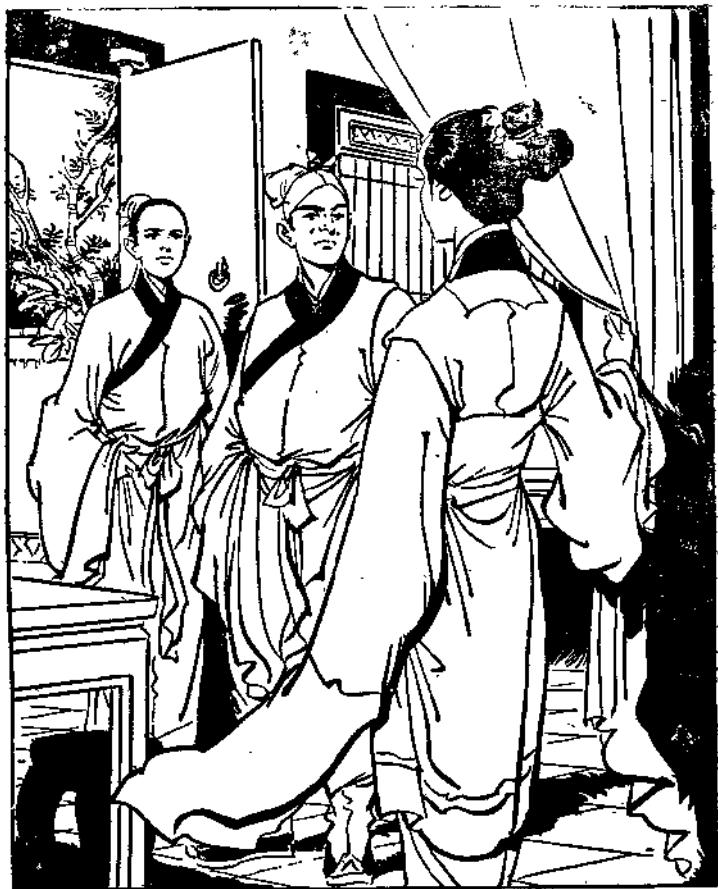
賭酒顯能

三一

四十二

揚州祝壽

六一



雲紫蘿緩緩說道：「我感謝你們的友情，我知道你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我，我也捨不得離開你們。但我若爲了私心挽留你們，我會後悔一生的。」



四十、幾番離合

離復留君住。嘆人生幾番離合，便成連暮。最憶西窗同剪燭，
却話家山夜雨。不道只暫時相聚，滾滾長江蘆蘆木，送過天白雁哀
鳴去。黃葉下，秋如許。

——納蘭性德

雲紫蘿產後疲倦，閉目假寐，聽得外面好似有個陌生人的口音，問道：「是誰在外面說話？」呂思美道：「是震遠鏢局的韓總鏢頭。」雲紫蘿道：「啊，原來是他。他說什麼？」想起那日的事情，不覺又是一陣傷心。韓威武是來傳訊，要他們回小金川的，呂思美怕她知道了難過，說道：「沒什麼，他和孟師哥是朋友，在京師打聽到孟師哥的消息，是以特來探訪他們。說的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。你不要分神，好好睡一覺吧。」

雲紫蘿知道決不會這樣簡單，如何睡得着覺！留神一聽，剛好聽着韓威武說及小金川方面軍情緊迫，要催促孟元超他們早日回去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心裏想道：「我可能讓他們爲了我的原故，就誤大事。」

初生的嬰孩是不能立即吃奶的，才喝了一點半溫的開水，又哭起來了。雲紫蘿道：「我睡不着覺，你讓我銀他。」

孟元超聽得孩子的哭聲，心煩意亂，暗自想道：「紫蘿還沒有安身之地，我如何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她？」

想不到這個難題，却由韓威武給他們解決了。韓威武說道：「這個地方你們恐怕不能再住下去了，蕭夫人，請恕冒昧，你可有別的地方好去麼？」

蕭夫人怔了一怔，心道：「難道他竟有這樣熱心，要幫忙我？哼，恐怕多半還是幸災樂禍吧。」不過，她雖是和韓威武結有樑子，別人好心問她，她自也不能冷言相向，只好淡淡說道：「我一個婦道人家，交遊不廣，只好隨遇而安，聽天由命罷啦！」

韓威武說道：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和冷蕭兩位大哥也是頗有交情的。此人名叫劉隱農，就住在北芒山，離此不過兩日路程。他避世隱居，和江湖上的朋友極少來往，北官望這班人是決計不會知道他的。你們不如到他那裏暫避一時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有這樣一個好去處，那自是最好不過。但不知他會不會相信我？」

韓威武道：「這個孟兄不用擔心，我早已給你們寫了一封信了。」

蕭夫人本來不好意思領他的情，但孟元超已經把信接過，向他道謝了。蕭夫人只得

說道：「韓總鏢頭這樣熱心幫忙，我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」

韓威武道：「先父生前和尊夫結下樑子，晚輩無時不思化解，也曾懇托過邵叔度邵老先生向夫人轉陳鄙見，如今不過是讓我有個賠罪的機會罷了，夫人切莫言謝。」

蕭夫人也是個女中豪傑，得回面子，便爽快的說道：「過去的事，我們也有不是之處，這些舊事，不必再提它了。」

韓威武一揖到地，說道：「多謝夫人不記舊恨，韓某告辭。」蕭夫人檢衽還禮，說道：「孟爺，請你代我送客。」

孟元超送出門外，說道：「韓總鏢頭，有沒有人知道你來這裏？」

韓威武說道：「只有兩位老鏢師知道，他們是前任戴總鏢頭的舊人，決計不會洩漏的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我是怕給北宮望知道了會連累你。」

韓威武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過去做了許多糊塗事，如今得到你們原諒，我的心情痛快極了，誰還理會那班鷹爪？即使北宮望封我的震遠鏢局，我也樂意。」接着說道：「過去我爲了保全這片鏢局，不惜處處委曲求全，許多糊塗事情就是因此做出來的。如今我想通了，一個人立身處世，即使不能名垂後世，至少也得讓自己在臨死的時候，不

至於想起自己一生所做的事就要後悔。震遠鏢局能夠保全固然最好，不能保全，也只好由它去了！」

孟元超送客回來，把韓威武的話告訴衆人，大家都是甚爲感動。宋騰霄說道：「原來韓威武也是一條好漢子，我倒是錯怪他了。」蕭夫人暗暗叫了一聲「慚愧」，心裏想道：「我自命女中豪傑，巾幗鬚眉，却總是在私人恩怨着眼，莫說和真正的英雄豪傑相比，即使比起韓威武來，我也是顯得氣量狹小了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搬家之事，事不宜遲。你看是不是給紫蘿準備一輛車子？」

蕭夫人說道：「我正要去看看她，不過你們是不是也得準備走了？」心想他們一走，剩下女兒和紫蘿這兩個不懂事的小丫頭，可是幫不了什麼忙。

孟元超躊躇未答，忽聽得呂思美的聲音說道：「外面風大，你還是不要出去的。」紫蘿接着說道：「好，那你揭開門簾，我和他們說幾句話。」

門簾開處，現出雲紫蘿一張蒼白的臉孔，只有一雙大眼睛還是炯炯有神，顯得帶着幾分興奮。

雲紫蘿緩緩說道：「元超、騰霄，我感謝你們的友情，我知道你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我，我也希望能夠和你們多聚些時，但你們還有更緊要的事情，不該爲了我的原故

耽誤大事。韓威武說得好，一個人至少也得讓自己在臨終時不至後悔，我若爲了私心挽留你們，我會後悔一生的。」

孟元超大受感動，毅然說道：「好，那我送你到北芒山便即回去。騰霄和小師妹先走。」

雲紫蘿仍不答應。呂思美勸道：「此處到北芒山也不過兩天路程，韓威武說過，蕭大哥可以讓他遲些回去的。你就讓他盡點心事吧。」

蕭夫人勸道：「你產後不能動武，在赴北芒山途中，也得有個高手護送。我一個老婆子可不能護得你們母子平安。紫蘿，你別太固執了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我奉了冷蕭兩位大哥之命，聯絡各處英雄，本來還要到密雲縣拜訪一位田老英雄的，此行只是順路，耽擱一兩天也不能說是假公濟私。」原來從三河縣到密雲縣，正是從北芒山下經過。

雲紫蘿何嘗不想和孟元超多聚兩日，聽他這麼一說，既然公私都能兼顧也就不再言語了。

呂思美道：「伯母，你進來看護雲姐姐，我告辭了。」雲紫蘿一日之中，接連受了幾個重大的刺激，以至早產，饒是她有武功根底，生產之後，也是虛弱不堪，此時已是

搖搖欲墜。

蕭夫人嘆口氣道：「紫蘿，你也應該好好養息身體了，別的事情，莫太操心！」她話猶未了，突然聲音變為高亢，和孟元超同時叫了出來：「屋頂有人！」

孟元超雙腿受傷，一時未能運用輕功，蕭夫人要看護甥女，也不能出去。

宋騰霄道：「區區一個鷹爪，請讓晚輩効勞！」他只道來的是鷹爪無疑，否則何以鬼鬼祟祟的在屋頂偷聽？於是刷刷的拔劍出鞘，便即和呂思美一同追去。

蕭月仙和邵紫薇也要跟着追出去，蕭夫人笑道：「你們這點本領，怎幫得上宋大俠的忙？這個鷹爪的功夫比你們高得多呢，別要反而給宋大俠添了累贅。」

孟元超可是有點詫異，心裏想道：「北宮望和薩福鼎的門下高手，差不多我都已會過了，可沒有誰有這樣高明的輕功。不過輕功雖好，內功未見精純，騰霄和小師妹聯手頂多是追不上此人，決不會對付不了。」要知內功精純之士，呼吸輕舒，決無聲息。這人大概在屋頂偷聽已有一些時候，有幾下呼吸稍微粗重一點，這才給內功造詣頗高的蕭夫人和孟元超察覺的。當下說道：「伯母說得不錯，咱們可別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。」蕭夫人道：「是呀，宋大俠和呂姑娘反正是要走的，就讓他們替咱們驅逐鷹爪也就行了。」這正是英雄所見畧同，蕭夫人一聽之下，亦已聽出那人輕功雖好，內功不

純。

孟元超料得很準，那人的輕功果然是在宋呂二人之上。他們二人追了出去，只見一條白影沒入林中，身法快得難以形容，以至他們連那是肥是瘦，是高是矮，是男是女，全都瞧不清楚。

宋騰霄喝道：「有胆偷窺，就沒胆現身麼？」轉眼間連那條白影都不見了。

宋騰霄起了疑心，說道：「此人輕功如此高明，莫非他就是暗助咱們的那位前輩高人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讓我追上去看個明白！」她的本領比不上宋騰霄，輕功却較高明，她之所以不敢獨自離開，那是因為恐怕對方是敵人的原故。如今心裏有了猜疑，想要看個明白，不知不覺就把宋騰霄拋在後面了。

不過她的輕功雖然高明，却還是比不上那個人，追了一程，仍是看不見他的背影。回頭一看，宋騰霄的影子也沒見着。這才猛然一省，她一口氣疾跑下來，少說也跑了十多里路了。

「這位前輩高人不肯現身，再追也是追他不上，不如回去，免得宋師哥掛慮。」她剛剛這樣想，那條白影忽地又似旋風裹着一道銀虹似的跑回來了。呂思美大喜說

道：「多謝前輩相助之德，請容小女子拜謝！」

風定人現，只見是一個容貌清麗絕俗的白衣少女，年紀大約比她大不了多少，她想不到心目中的「前輩高人」竟然是個少女，不覺呆了。

那白衣少女也是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我們今早就在此處碰上一個武功很強的鷹爪，多蒙一位高人相助，不知是不是姐姐？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哦，有這麼一回事麼？那人是什麼樣的人？」言下之意，那個暗助他們的人自然不是她了。

呂思美道：「是一個書生模樣的人，手裏搖着一把摺扇。他就是用這把摺扇當做武器的。」

白衣少女秀眉微蹙，噫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他！」

呂思美道：「姐姐敢情知道此人，他是不是鷹爪？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，你是孟元超的小师妹呂思美嗎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啊，你認識我的孟師哥，你是誰？」

白衣少女點了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我認識你的孟師哥。我回來就是想要問你，孟元

超是不是受了傷，傷得重嗎？」她不見孟元超追出來，料想他定是傷得不輕。

呂思美說道：「他是受了點傷，傷得不算很重，只是暫時不能施展輕功。敷上金創藥，大概過一兩天就會好了。」白衣少女嘆了口氣，似乎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。

呂思美說道：「姐姐，你既然認識我的孟師哥，他受了傷，你爲什麼不進去看看他？」

白衣少女如有所思，搖了搖頭，緩緩說道：「呂姑娘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」答非所問，呂思美不覺怔了一怔，心道：「你我素不相識，你却要求我什麼？」

白衣少女露出祈求的眼光，緩緩說道：「請你不要告訴你的孟師哥，說我曾經來這裏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你和孟師哥一定是很相熟的了？」白衣少女點了點頭，呂思美詫道：「然則這又是爲了什麼？」

白衣少女過了半晌，幽幽說道：「那位雲姐姐很值得人敬佩，是不是？唉，可惜我只聽見了她的聲音，却沒有見着她。」

又是一句答非所問。

雖然答非所問，但在初戀中的少女心靈是相通的，這霎那間，呂思美突然好似「懂

得」她了。

呂思美抬起了頭，嘆嗽一笑，說道：「可是我還沒有知道你是誰呢。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我可告訴你，但請你不要告訴別人。我姓林，名叫無雙。」

「啊，原來是她！」呂思美吃了一驚，心裏想道：「原來她就是在泰山會上技驚羣雄的扶桑派掌門人林無雙，怪不得有這樣高強的本領。」

心念未已，蒼茫暮靄之中，只見衣袂飄飄，那白衣少女好似乘風而來，又乘風而去了。

「唉，我懂得了。想必她也是因為得到了鷹爪來襲的風聲，故而要來暗中保護孟師哥的。她今天才知道孟師哥的一顆心是放在雲姐姐身上。」她懂得了林無雙的心境，心中不禁暗暗嘆息了：「真是一位可愛的姑娘，她和雲姐姐一樣，總是爲着別人着想。」

x

x

x

林無雙惘惘前行，心中但覺一片茫然。

「怪不得元超在豪邁之中，又總似帶有幾分抑鬱的心情，原來是爲了這一段難解的情緣。」林無雙暗自想道：「那位雲姑娘也委實是值得令人敬佩，怪不得孟大哥忘不了她。」又再想道：「她的遭遇倒是有點和我相同，但比我更不幸得多。」想到這層，她

不僅對雲紫蘿仰慕，還更同情她了。

她在想道：「她和我一樣，曾經愛上一個不值得愛的人。不同的是，我小時候喜歡表哥，那是因爲我不懂事。或許這不能算是愛情，只是像史紅英姐姐說的那樣，是一種迷惘的朦朧的少女情懷。我一發現表哥的真面目，我的心裏就不會再有他了。這位雲姐姐比我不得多，待她發現丈夫的本來面目之時，她已經是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了。」當然林無雙並不知道，雲紫蘿之所以嫁給楊牧，並不是因爲曾經愛過他的原故。她也不知道其中一個孩子是孟元超的。

她沒有見着雲紫蘿，但雲紫蘿的形相在她心裏却是那樣鮮明，就像她認識了多年的朋友一樣。「她遭遇了這樣巨大的不幸，却還是這樣剛強。呀，真是和孟元超一個樣子的人，但願我也能夠學得到像他們這樣。」

她獨自惘惘前行，臉上掛着笑容，眼角却有晶瑩的淚光，也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。

她想起了和孟元超同上泰山，孟元超給她講解的那兩句杜詩，那是詩聖杜甫在泰山上的題詩，說是一個英雄豪傑的胸襟就應當像泰山一樣，要站得高，看得遠，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！」她也曾拿史紅英和她說過的話與孟元超互相勉勵：要向前看，不向後看。現在她碰到感情的風暴了，她應該怎樣？「唉，若是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，我

應該爲他們歡喜才對，怎可傷心？」

她又想到在泰山會上，自己本來是沒有勇氣和表哥爭奪掌門的，全是孟元超給她鼓勵，她才更深一層的懂得了做一個人就應該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道理。不能因爲私人的感情就放棄了應該做的事。她記得就是從那個時候起，孟元超在她的心裏替代了牟宗濤的位置，她覺得孟元超才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，大丈夫！

但那個時候，她還只是知道牟宗濤居心叵測，不是好人，却還未曾知道，她的表哥竟然當了清廷的鷹爪！

現在是憑據確鑿，牟宗濤的確是和北宮望暗中有勾結的鷹爪了，她又應該怎麼辦呢？

想至此處，林無雙不禁躍然一省：「不錯，我應當成全他們，但也不能只是爲了避免苦惱而遠遠躲開他們，牟宗濤既然來到這裏，說不定就是爲了暗中加害他們的。孟元超受了傷，雲紫蘿又剛在產後，若是有鷹爪和我表哥加害他們，只怕他們抵擋不了。這事除非我不知道，知道了我能夠袖手旁觀嗎？」

想至此處，心胸豁然開朗，林無雙抬起了頭，只見遍地裏陽光，她心裏的一些陰霾，也好似在陽光之下突然消散了。

她決定了自己也到北芒山去，暗中保護他們。

三天之後，孟元超在北芒山上，就像林無雙那天一樣，惘惘的獨自前行。天氣也和那天一樣，是一個大好晴天。

但孟元超心上的陰霾，卻沒有完全消散。

「嘆人生，幾番離合，便成遲暮，」他想不到和雲紫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相會，相聚又只是短短的三天。自是不禁頗多傷感了。

孟元超正在悵悵惘惘，獨自前行之際，忽聽得有人哈哈笑道：「孟大俠，幸會，幸會！」只見迎面來了一個青衣老者。孟元超認得這個老者乃是四川「唐家三老」中的唐天縱。

四川唐家是世傳的暗器名家，分為三房，長房家主唐天橫，三房家主唐天直，二房家主就是這個唐天縱了。三兄弟人稱「唐家三老」，尤以老二唐天縱的暗器功夫最為厲害。孟元超曾在秦山上見過他。

那天在秦山大會之中，尉遲炯抓到一個清官侍衛，這個侍衛是知道楊牧和石朝璣的關係的秘密，當時楊牧正在捏造謠言誣蔑孟元超，尉遲炯抓到這個侍衛，要他和楊牧對